

墨辯解故上

辯經上 辯經說上

經故，所待而後成也。「待」今據改。案莊子：大經說上「知故也，所待而後成。」

「待」今據改。案莊子：大經說上「知故也，所待而後成。」

辯故：

簡繁重，其注說之首一字，從同經傳，不無義者，皆標目文。古書竹，用標目，以便尋檢，如解老標「故曰」二字，經說標「經文之首」字，

是也。小故有之，不必然，無之，必不然。舊本有「體也，若有端」大故，

有之，必然，無之，不必然。上舊本作「然」字，下句必無「然」之，不必校於

三字，當作「小故成對舉之文。按孫校是也。但舊本與下行體，互

錯，自「故小故」以「故」所以下後成也。願畢張孫及近人章體太

也。王閔運以五字屬下，仍「見」之成見，連上「故句讀」唯湘

近是。然言不成理，且仍「體」為體，兩章俱屬旁行，引說就經，各附

墨辯解故上

其章、本無錯誤。傳寫者誤將上下行合併爲一、遂致經文同在上行、說文閒句交錯也。參看拙著辯經旁行正誤表。

故、故事也、亦謂之史、引申爲「所以然」、當因明之因、演繹之大前提。說文「古故也。從十口、識前言者也。」於文、故從古得義、故之孳生、稍後於古。是古指口耳相傳之史、故指書冊記載之史。孔子曰「信而不作、述而好古」、「好古、即「好故」也。又曰「我非生而知之者、好古敏以求之者也」、「好古」亦「好故」猶今言「好書」之意。章實齋謂「六經皆史也」、其實古書皆史。蓋除史之外無載籍也。而載籍掌於王官、記事記言、皆謂之「故」。藏故事之府、曰故府。一代之故、即一代之史、亦即一代之書。書、史、古、故、一也。說文「故、使爲之也。」使、史同。史爲之、猶言事爲之也。事亦史也。經上「使、謂故。」說文以「使」訓「故」。經上以「故」訓「使」、正互訓之例。凡人思想形式之構成、其初多本諸個人之經驗、久之則原於社會之歷史。蓋個人經驗、不若社會之可靠、而歷史陳跡、又人我所共認、故辯者用之爲公式焉。莊子寓言、寓言十九、九、精、非其父譽之也。重言十七、所以先入也。此種辯式、其前提純爲歷史故事。可稱爲「歷史的論理學」。因明所謂「聖教量」、中國所謂「言必稱先王」者是也。當此之時、凡有辯議、其所可者、不曰理當如是、而曰故書云然。其所否者、不曰事之可非、而曰故書未有

也。其是非標準一以「故」爲斷。迨夫民智日進、思想形式、逐次變化、數典稱先、漸不如前此之嚴。而個人經驗、與合理之說明、亦往往參雜并用、不必「故事」而亦可以斷是非。「故」遂爲一般援據通稱、引申爲「所以然」、「所以然」者、「所以而後能然」也。與「所待而後成」詞例正同。換言之、即「所然之所以」、「凡立說自以爲然者、謂之「所然」、所然是尙未然者也。欲成立此所然、必有待於所以、所以是已然者也。取彼已然之然、以成立此未然之然、謂之「所以然」。即此章之「故」。有彼故而後成立此說。故曰「故所待而後成也。」

小故大故、舉例以明立說之方法也。小故、小史也。街談巷議、如後世所謂小說之類、在墨子立言三表中謂之「原」。大故、大史也。典謨誓誥、如後世所謂大事紀之類、三表中謂之「本」。三表見墨子非命篇。小故掌於小史、故曰「小故」。大故掌於太史、故曰「大故」。小故出於衆人之耳目、大故則聖哲所見聞也。衆人耳目之所有、誠不足徵。衆人耳目之所無、則無從徵。故曰「小故有之、不必然、無之、必不然」。不必然、尙有然者矣。必不然、則其事已無、更何論然否。至於聖哲所見聞、較衆人爲有徵而可信。若聖哲之所不道、則然否未可定也。故曰「大故有之、必然、無之、必不然」。

案墨子言論辯方法之顯明者，莫如「立言三表」。非命篇曰「何謂三表？子墨子言曰：有本之者，有原之者，有用之者。於何本之，上本之古者聖王之事，於何原之，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實。於何用之，廢發同而爲刑政，觀其中國家百姓人民之利。此所謂言有三表也。」三表中除去第三表爲目的論而非方法論外，其前二表則純粹的墨家立言式也。兩表性質，同爲史事，而分衆人聖人。其然疑程度亦因之而異。（第一表爲必然的第二表爲蓋然的）墨子全書關於論辯，幾乎全用此式，而以明鬼篇尤顯，今具引如下：

「天下所以察知有與無之道者，必以衆人耳目實知。『有』與『無』爲儀者也。何不一入鄉里而問之，自古及今，生民以來，亦嘗見鬼神之物，聞鬼神之聲，則鬼神何謂無乎？若以衆所同見同聞，若昔者杜伯之事……著在周之春秋……燕簡公……之事，著在燕之春秋……鄭穆公之事……著在鄭之春秋……宋鮑君之事……著在宋之春秋……齊莊公之事……著在齊之春秋……若以衆人耳目之情爲不足信也，不以斷疑，不識若昔者三代聖王禹湯文武者，足以爲法乎？故於此乎？自中人以上皆曰